



观众在参观。

白天上班, 业余涂鸦:

一个写手的 双重人生

走读文化遗产



2002年, 17岁的JEER通过一本音乐杂志第一次看到了涂鸦。彼时, 嘻哈文化在美国兴起已有近三十年, 在中国却刚刚萌芽。互联网尚未普及, 身边没有人知道那些彩色泡泡字和狂野的线条是怎么画出来的, 更没有人可以交流。

和所有涂鸦写手一样, 当他决定要成为一名写手时, 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标签: JEER。这是一个新的名字, 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不再按照家庭和学校期待的轨迹按部就班, 而是开始一种自己渴望的、带有某种“英雄主义般心理”的生活。

很快, 他在同学中找到了两个志同道合的人: EAGLE和JEFFGAO, 三人组成了JEJ crew。他们的第一件作品充满了生涩感, 画出不流畅的线条、不均匀的色块, 模仿着早期美国涂鸦中常见的箭头符号。但重要的不是作品的完美, 而是行动的开始。

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们一直在武汉的街头行动。作品主要集中在湖北美术学院老校区附近的棋盘街一带, 他们用喷漆罐宣示着自己的存在。后来, 更多写手加入进来, 棋盘街逐渐成为武汉涂鸦聚集最多的地方。JEER和其他写手一起, 重新定义了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

2004年, JEER考入湖北美术学院, 在学院接受的教育并没有让他放弃涂鸦, 反而让他变得更加活跃。从美院毕业后, JEER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做职业艺术家, 而是进入美术馆成了一名艺术工作者。从此, 他拥有了两个名字: 一个是本名, 白天在美术馆按部就班地工作, 布展、协调、写文件; 另一个是JEER, 下班后、假期里, 甚至在某个深夜, 他会拿起喷漆罐, 继续“炸街”。在这次展览中, JEER始终不曾透露自己的本名。作为涂鸦写手, 他希望自己只是JEER。策展人任珊珊传达他的想法: “涂鸦写手需要保持幕后的神秘感。”就连上台发言的部分, JEER也选择让“潮啸仔”代替自己出境。

据他的朋友、湖北美术馆工作人员程然回忆, 2015年两人成为同事后, 有时布展结束, JEER会说周末要去外地参加涂鸦活动; 有时展览开幕, 他站在自己参与布置的作品旁边, 但没太多人知道他也画墙。“在美术馆工作的十余年里, JEER的两种身份在美术馆体系内并行。”这种双重生活, 让他保有一种生命的张力, 维系着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虚拟形象
JEER(潮啸仔)
3D打印模型



本版图片由合美术馆供图



欢迎海报(局部)

艺术家: JEER(吉尔)

寻找涂鸦的东方书写 我是一名写手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雪舟
通讯员 艾小铮

4月10日, 一场涂鸦艺术展在武汉合美术馆开幕。作为武汉地区首次为年轻涂鸦艺术家举办的个展, “简体——关于‘JEER’(吉尔)的涂鸦书写展”是一次把街头艺术搬进室内美术馆的尝试。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走进武汉合美术馆7楼, 电梯门打开的瞬间, 正对的墙体上一幅巨大的欢迎海报扑面而来。但令人意外的是, 海报上介绍展览艺术家身份的那行字里, “艺术家”三个字被粗犷地划掉了, 旁边用手写体改成了——“写手”。这并非策展团队的疏忽, 而是创作者有意为之的“纠正”, 因为JEER把自己认定为一位书写者, 而非艺术家。

展览入口处有一条狭长的回廊, 策展团队希望它能够“还原成街头的感觉”。这里展出的并非JEER本人的作品, 而是中国涂鸦书写领域最具引领地位的数十位写手, 用各自的语言共同书写的“JEER”——在涂鸦界, 这是涂鸦艺术家之间一种常见的交流方式, 叫做“exchange”, 交换书写对方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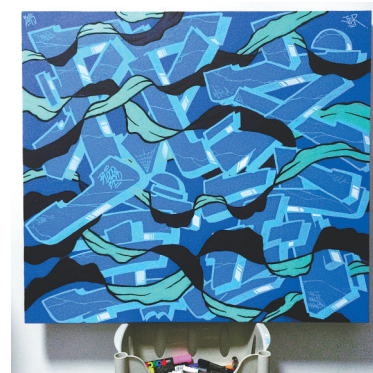
在独立展厅的中央, 一个独立玻璃柜里摆放的小型雕塑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它的形象是一个外表有些神秘的卡通人物, 名叫“潮啸仔”。这是JEER为自己设计的形象, 代替本人出现在展览中。因为在涂鸦的世界里, 写手们习惯隐藏身份, 他们更愿意让符号替自己说话。



《笔画-钩、提、捺、折、撇、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架上丙烯 2015年



《A-Z》架上丙烯 2018年



《文武双全》
综合材料绘画 2015年

横撇捺钩, 喷漆作笔:

寻找涂鸦的 东方气韵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 涂鸦艺术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美国。彼时经济衰退, 被主流社会抛弃的少数族裔和青年群体充满反叛情绪, 加上廉价喷漆罐上市, 涂鸦成了他们在街头宣泄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 涂鸦进入“黄金时代”, 开始从街头进入艺术市场, 并传到欧洲, 成为国际性艺术现象。代表性的艺术家如巴斯奎特、基思·哈林等人, 已经进入了一些学者撰写的艺术史著作。

JEER的涂鸦实践无疑根植于这一传统。但他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

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表示, 虽然JEER的作品多以英文字母书写其代名, 但“很好融入了许多中国性的表现元素”。最核心的, 是东方书写精神对其作品的深刻影响。

观看JEER的涂鸦, 很容易感受到中国书法的线条韵律、笔墨气韵与结构章法。他的作品重气韵、重节奏、重书写过程, 而不只是停留在视觉冲击的层面。策展人任珊珊将之概括为中国涂鸦的“书写性”核心。在JEER笔下, 涂鸦不再只是街头的临时标记, 而是升华为一种“公共视觉诗学”。

JEER有一套作品名为《增广广文》, 在四幅60×60厘米的方块上, 他用涂鸦的笔触书写中国传统蒙学经典。而在《笔画-钩、提、捺、折、撇、横》这组作品中, 横、撇、捺、钩这些中国笔画的基本元素, 被赋予了全新的视觉节奏。另一件作品《A-Z》则更偏向形式实验, 他将26个字母逐一拆解、重组, 在可识别性与纯视觉性之间寻找边界。

JEER的独特之处在于, 他始终保持一种研究者的姿态。他既不自盲于西方涂鸦范式, 也不流于表面形式, 而是在学院训练与街头精神、传统文脉与当代表达之间不断探索。他的实践证明, 中国涂鸦正在从模仿美式街头, 走向自觉的本土化探索。

从2002年17岁第一次拿起喷漆罐, 到2026年在美术馆举办首次个展, JEER的涂鸦之路已经跨入了第25个年头。他用手里的喷漆罐证明, 涂鸦既可以在街头创作, 也可以在馆内展示。展厅没有取代街头, 街头也没有被展厅覆盖。

“真正的涂鸦, 从来不是破坏, 而是重建; 不是喧哗, 而是表达。”任珊珊说, “我们团队在展厅以及合美术馆周边的园区为大家提供了可供涂鸦的区域, 欢迎观众一起加入到这个重建和表达的过程。”